

乡土黔北

胡启涌

赤水河绕过土城

来到习水县土城镇时已是暮暮时分。冬日阳光淡淡,轻描淡写地洒在赤水河上,粼粼金波,浮光掠影。而靠近大山的一面,河水却是一流暗绿,捧着河岸淙淙浅唱。

夕晖不舍地退出,夜幕却趁势登场,土城的灯光次第亮起。一缕缕、一束束地抛洒在赤水河上,星星点点,闪闪烁烁,宛若一条闪光的绸带,静静地绕过土城古镇。

我们住在土城老街上的公寓里,这里环境清幽,小院里的两口水缸里,几枝残荷顶着一个硕大的莲蓬,正好安抚我们一路走来的倦意。主人家的一盆特色火锅,不一会儿就把几丝寒意打理得妥妥帖帖。公寓边上有一座斑驳的单拱石桥,桥上走来几位大爷,边走边说着,聊着与桥一样古老的旧事。乡音浓浓,只有穿桥而过的流水听得懂,叮咚叮咚地应答着。一棵榕树树立桥头,一络一络的须根挂在枝干上,兀自在冷风中荡来荡去。

土城地处川黔渝三角核心腹地,是赤水河流域因航运而兴起的古镇,自古就是“皇木(楠木)出山、川盐入黔”的重要码头,是黔北入川进滇的通道。1935年1月末,中央红军在这里打响了“遵义会议”后的第一仗,开启了“四渡赤水”的第一渡,从此这支长

征铁路,踏上了充满荆棘而壮丽宏阔的革命征程,迈步走向胜利。

土城古镇的丹霞地貌尤为丰富,居民建房的石墙,铺设街面的石块,随处可见的石台阶、石水缸、石凳子,都泛着暗红色。

此刻,我站在土城街头,看着绕城而过的赤水河,不禁幡然醒悟:赤水河的“赤”是红色,丹霞地貌“丹”也是红色,这里的红色土地、红色河流,注定红得悲壮慷慨,红得气壮山河。

土城老街依然古意苍苍,街道上石块满铺,光滑温润。石阶旧台旁、老墙古井边,都可以随意闲坐,让人能轻易享受到岁月不惊的慢时光。老街两边是红石砌成的青瓦民居,在灯笼晕光的映照下,就像一个脸庞被阳光晒得黑里透红的农夫,健硕而精神。老街转角处,一块“土城会议会址”的匾牌挂在一座木房的门楣上,抬头仰望间,总让人能听到历史的诉说:1935年1月28日凌晨,距土城3公里处的青杠坡战斗打响。由于情报有误,敌军参战部队不断增援,一个包围圈即将形成。当日19时,中革军委在土城一座普通木房里召开紧急会议,果断作出“西渡赤水”的行动部署。29日凌晨,红军迅速撤出青杠坡,从土城、元厚一渡赤水河,甩开敌军跳出包围

圈,进入云南扎西。青杠坡战斗是“四渡赤水”的发端之役,也是红军作战史上最“豪华”的一次战斗,有200多名将军在此与敌搏杀,有3000多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。

青杠坡战斗前后,中共中央政治局、中革军委就住在这条老街上。老街尽头有一条斜斜的巷子,当年30名女红军就住在巷里,木屋的门楣上分别挂有小木牌,写着女红军姓名。这群长征路上的革命之花,自离开苏区后,第一次在土城享受“单间”待遇。

老街上有一块“老红军何木林住居”的木牌,在暖人的灯光中赫然醒目。木门半开着,我心怀崇敬地敲门而入,一位女人起身相迎,自我介绍她就是老红军何木林的儿媳林成英。青杠坡战斗中,红军战士何木林左腿受伤,无法随部队渡过赤水河,只好留在土城的一户船工家。为躲避当地民团的反复搜查,何木林整整装哑14年,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“开口”说话。

1979年,老红军何木林去世后,林成英成为一名出色的红色志愿者,每天义务向游客讲述公爹生前的故事。我们夜里来访,她依然热情接待,激情讲述留在老街上的红色故事。

顺着一条窄窄的石板路往赤水河走去,沿路的灯光把夜色中的赤水河

映照得清亮闪烁,如一条流淌人间的银河。灯光最亮处,高耸着一尊火炬状的石块,上面镌刻着两行描红大字:四渡赤水,土城渡口。这里就是四渡赤水的首渡——土城渡口,1935年1月29日深夜,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手执火把,指挥工兵部队在渡口搭建浮桥。蒙蒙夜色中,我似乎看见了91年前的一幕:周恩来手执火把站在渡口,等着从前线撤退下来的毛泽东,然后与如潮的红军将士一起,并肩走过浮桥,步履匆匆,背影坚定。毛泽东不愧是一位卓越古今的书法家,土城一渡就是他“四渡赤水”的潇洒起笔。从此以后,他手握巨椽,谋篇布局,尽情挥洒得意之笔,满怀豪情地书写了南渡乌江、威逼贵阳、巧渡金沙江的激越篇章,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,让中国革命从此高歌猛进,逐步走向胜利。

河水潺潺,夜深沉沉。我抱膝静坐在河边,任冷风掀起衣襟,久久凝望着从面前流过的赤水河。

我知道在这里随便捧起一把时光的沙砾,里面都有比钻石还耀眼的故事;随便掬起一捧赤水河水,都会读懂每一朵浪花的红色内涵。但我选择虔诚地凝视,这是对这条红色河流的起码尊重和敬意。



会址冬雪

陈亚廷 摄

非常感受

王璐

再访会址

遵义会议会址,那是我儿时经常去玩耍的地方,对它有着一种天然亲近的质朴情感。

长大后,每当心有迷茫、需要正能量加持时,它就是我第一时间想到要去的地方。总希望循着历史的脉络追溯正道之光,能够从低落情绪中挣脱出来,重新找到前行的方向。

怀着崇敬的心情,在寒风凛冽中,我再次踏入会址,期待与那段峥嵘岁月来一场深度对话,在历史的天空下,静静地做一次灵魂的叩问。

步入庭院,那栋在历史长河里起过决定性作用的会议旧址,肃穆庄严,巍然矗立,静默不语。青瓦灰墙、飞檐翘角,冬日的暖阳为它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,微光流转,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风云激荡,更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在缓缓流淌。楼前那棵老树,舒展着遒劲的枝叶,随风轻轻摇曳,宛如一位长发老者,

慈爱地迎接每一位来访者。

这座小楼,曾经有一群意气风发的革命者围坐于此,用一场扭转乾坤的会议,点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路。是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,在小楼中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,将理想和热血,一笔一画镌刻进我党、我军波澜壮阔的史册。就是这座小楼,它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深刻分析,更有对未来的殷殷期望;那盏古朴的马灯,灯壁上斑驳的痕迹依然,它曾陪伴着伟人们伏案疾书的身影,照亮过无数个等待的漫漫长夜;

那些简陋的枪支,枪身上的斑驳,仿佛还能看见硝烟弥漫中无畏的冲锋,听见那高昂奋进的号声;还有那些红色革命的标语甚至磨得断了帮的草鞋,诸如此类,无一不在诉说那段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过往,无一不印证着革命先辈的坚韧与无畏。凝视着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物件,我忽然读懂:先辈们的迷茫从不是踟蹰不前的理由,而是披荆斩棘的序章。

那真是一个风雨如晦却又热血沸腾的年代,那时候的他们正值青春年华,朝气蓬勃。前路纵然未知,但他们始终坚信,黑暗的尽头一定充满着光明。于是,他们虽脚踏泥泞,却步履坚定、无所畏惧地向前探索,星星之火,终成燎原之势。一个崭新的、光明的世界,在他们的拼搏与奉献中,被建立、被建设,被无数人期盼与拥护。

如今,沐浴在先辈们用热血换来

的和平阳光下,我们过着幸福安稳的日子,对未来有着无数美好的期待和规划。个人当下这些短暂的困扰,与当年先辈们面临的生死抉择相比,实在不值一提。

站在暖阳下,再次回望那座小楼,我忽然明白:“坚定信念、坚持真理、独立自主、团结统一”的遵义会议精神,从来都不是文字的简单叙述,它就如同一座灯塔,始终在岁月长河中闪耀,为迷茫的人指引前行的方向。这一次的拜访,又让我重拾勇气与希望,更激励着我坚守初心,勇毅前行,在一次次挑战和突破中,最终活成自己期待的模样。

人生的每一刻,都由自己执笔书写,坦途、逆境,从来都是自己审慎的选择,一步步走出来的。我始终相信,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,那些默默耕耘的日夜,都不会被岁月辜负,终会在时光深处,开出灿烂的花朵。

遵义这片土地,因那段彪炳史册的转折而名垂青史,它的山水草木都蕴含着无尽的精神力量。深爱遵义,不仅是爱它的美景与发展,更是爱它的灵魂与根脉,是自觉地去守护、去传扬那份独一无二的红色文化遗产。

一路走来,从忐忑不敢言说到自然倾情讲述,这条路始于对下一代的引导,却最终照亮了自己的初心。我想,这就是传承最美的模样:它让历史照进现实,让父辈的期望与晚辈的成长同频共振,让个人对家乡的爱升华为对共同理想信念的守护。

未来,我或许仍不是职业的讲解者,但我愿意继续做一个有心的传承人,在生活的每一个恰当片刻,将遵义的红色故事,将这片土地给我的温暖与力量,继续讲述下去,直到它们汇入时代的长河。因为,爱这方土地,就要让它的精神之光,永不褪色。

生活散记

黄平健

红色传承的遵义心声

多年前的一个冬月十八,我生在遵义,以后一直长在遵义。这片土地于我,早已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,更是精神扎根的热土。它的肌理中镌刻着厚重的红色记忆,它的气息里弥漫着坚韧的奋斗精神,这让我常怀敬畏,也常思传承。

我曾以为,传承是宏大的、庄严的,需要特定的场合与身份,直到生活以最寻常又最深刻的方式,为我揭示了它的真谛。

我真正体悟到传承的分量与路径,始于我的女儿。那时,她刚上小学二年级,被选为学校的红色宣讲员,稚嫩的肩膀要担负起讲述红军山、讲述邓萍烈士、讲述“红军菩萨”卫生员故事的责任。

初闻此讯,我心中除了骄傲,更多的是忐忑与压力。如何让一个年幼的孩子理解那段烽火连天、牺牲奉献的岁月,又如何让她不仅记住词句,更能传递出文字背后的情感与力量?这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。辅导之初,过程难免艰辛。那些历史细节、人物生平,对孩子而言遥远而复杂,要求脱稿且有感情地讲述,更是难上加难。看着她努力却时常卡壳的小脸,我一度感到无措。

后来,我摸索出一个笨办法,却也是最有效的办法:我做她的镜子,也是她的学生。我找来讲解稿,先将自己置身于那段历史的情境之中,反复研读、体会,直到那些故事不再是纸上的铅字,而仿佛有了画面与温度。然后,我一句一句地带着她读,我先背下来,再让她模仿着我的语气、节奏跟背。我们面对面,像做游戏,又像完成一项庄重的仪式。我讲“邓萍参谋长牺牲时,年仅27岁”,便试着让她明白什么是青春的抉择与永恒的定格;我讲“红军卫生员为救百姓冒死折返,最终长眠于此”,便引导她感受什么是军民鱼水、什么是舍生取义……渐渐地,女儿的眼睛亮了,讲述时有了起伏,有了专注的神情。当她最终在学校完成表达清晰而充满感情的讲解时,我看到的不仅是一次任务的达成,更是一颗小小的红色种子,在精心浇灌下悄然萌发。

而意外的收获,悄然降临在我自己身上。为了辅导女儿,那些故事、那些细节、那些精神内核,在无数次重复与讲解中,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,成为一种特殊记忆。我一直觉得在红色圣地讲解红色故事是一件极为严肃庄重的事,担心自己学识不足、表达不准,而不敢轻易开口。直到不久前,朋友来遵义时我陪同登上红军山,站在巍峨的纪念碑下,望着满山苍松翠柏,朋友问起这里的往事,那一刻,我没有翻阅资料,没有求助旁人,那些关于卫生员“小红”的传说,关于邓萍烈士的悲壮,关于长征在此转折的波澜,竟如赤水河水般自然流淌而出。我看到朋友眼中的肃然与动容,也感受到自己心中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与充盈。原来,在帮助女儿成为宣讲员的同时,不经意间,我也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洗礼与传承的接力。

我并非专业的讲解员,但当能够将这片土地的光荣与梦想,如此熟稔、如此深情地讲述给他人时,我仿佛才真正触碰到了作为遵义人的一份责任与光荣。

能为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代言,能成为这红色基因链条上细微却坚实的一环,这份内心的踏实,远胜于任何有形的奖赏。红色文化的传承,从来不是冰冷的史料搬运,而是需要用心去焙热、用情去灌注、用行动去接力的薪火相传。它可以在纪念馆的展陈里,可以在学术研究的著作中,更可以如春风化雨,融入家庭教育的一次次亲子共读,融入朋友相聚时的一段段真情分享。

遵义这片土地,因那段彪炳史册的转折而名垂青史,它的山水草木都蕴含着无尽的精神力量。深爱遵义,不仅是爱它的美景与发展,更是爱它的灵魂与根脉,是自觉地去守护、去传扬那份独一无二的红色文化遗产。

一路走来,从忐忑不敢言说到自然倾情讲述,这条路始于对下一代的引导,却最终照亮了自己的初心。我想,这就是传承最美的模样:它让历史照进现实,让父辈的期望与晚辈的成长同频共振,让个人对家乡的爱升华为对共同理想信念的守护。

未来,我或许仍不是职业的讲解者,但我愿意继续做一个有心的传承人,在生活的每一个恰当片刻,将遵义的红色故事,将这片土地给我的温暖与力量,继续讲述下去,直到它们汇入时代的长河。因为,爱这方土地,就要让它的精神之光,永不褪色。